

李開先集

中冊

〔明〕李開先著 路工輯校

李開先集

中冊

中華書局

李中麓閒居集之七

墓誌

醫學訓科董君墓誌銘

嘉靖戊子大比，予待試省下，萊蕪吏人董廷金者，偶以公務來會。久之，相與飫洽。見其年少而老于事，有辯口而無機心，竊自念曰：『此非異質得之天成，是必連胥本之家訓耶？』廷金曰：『吾父教吾以立心，伯父教吾以制行，而吾父、伯父之心、行，咸足爲鄉人法。矧吾子姪輩，敢不若其訓哉！』癸巳冬，予以戶部主事差徐，取道萊蕪，廷金聞之來候，因拜於其家，二翁俱長厚君子，而諸子弟悉如廷金云。及辛丑，予以自陳罷歸，廷金越境來唁，予首訊之曰：『二翁咸慶耶？』曰：『父強健勝常，伯父於今六月十八日亡矣。』予聞之喜而悲，仰而嘆曰：『嗟乎！二翁世稱二難，今固失其一耶？』廷金還，予郊送之，若有乞者，而竟不言，意必墓文耳，以爲不專誠也，當必復來。越數月，果具狀加幣，匍匐予庭下，揖而進之，乃載拜請曰：『伯父將以十一月二十日葬於城南五里祖塋次，而誌文未有所屬也。不肖辱交遊門下十三年，寒門事知十之八九，海內號稱雄於文如先生者，百無一二，竊願有述也。』予曰：『文誠不佳，然交久知深，宜莫如予者。』乃可其請，返其幣，按來狀并所嘗聞於人者，誌銘而歸之。誌曰：董君諱敬，字克恭，世爲萊蕪人，任醫學訓科。祖良，父信，母黃氏，生君。君生而有智慧，識者見之，逆知其必克厥家而亢厥宗。

也。年十九，弟讓，年十五，讓，延金父也。即指天日誓曰：『願白首不異居，所不同心者，有如此日！』既壯，力於農事，深耕淺種，早作晚休，自奉儉素，而待賓客則極豐腆。又能伸縮時直，百穀出入，率有羨息，薄積厚施，親黨友朋，常蒙其庇。與人有所訂約，期必踐之，有茂德而家計日裕，子弟多且尙禮，董氏由此大振。君雖爲訓科，非其好也，喜靜習爲老子養生學。嘉靖乙未，致醫學事不問，但曰：『人稱我爲老莊科足矣！』疾之革也，諸子弟環侍，乞遺言。君曰：『弟友愛我，汝輩又善事我，人生樂事已極，我死無憾，何遺言之有？』繼今惟同居似吾老弟兄可也。人家猶之於火，火分而勢必微。諺謂衆人爲一火，幸勿分火而索吾家也。』又曰：『弟高年，宜閒居善攝，家事只可總其大者，餘悉汝輩綜理之。』田產、困廩、債簿、門輪，朗朗分析，乃長逝。自少至老，不私一錢，無墜行，無謾語。嗚呼！古之所謂全人，非耶？公生於成化丁酉二月十三日，迨歿，得年六十有五。娶劉氏，一子一女。子廷相，監生。女名良臻。妾王氏，亦生一子一女。子廷孝，女名妙佛。銘曰：鳳城之南，汶水繁盤，龍山雄峙，峯壑巉巖。鍾靈翕粹，內有古阡，惟是古阡，哲人藏焉。哲人之生，世人稱賢，哲人之歿，世人哀憐。泚筆銘之，百世不遷。嗚呼！嗚呼！有此水與山。

四川按察司副使前吏部文選司郎中函山劉先生墓誌銘

函山劉先生者，諱天民，字希尹，濟之歷城人。城南二十里，有函山，因以爲號焉。世系，穆玄菴志其父墓詳矣，此不更及。祖璟，以監生任鞏縣丞。父緒，以舉人任高邑知縣。母張氏，妊十二月而生先生。生八

日，母疾無乳，庶祖母章氏養其子六郎及瘦郎，獨乳之，蓋預識其子之夭，而先生之才且顯也。不然，舍二子而育一孫，割已愛而重他屬，豈人情哉！劉族稱章之賢，迄今衆口一辭云。先生三歲，父夢一老人云：『爾惟此子良。』既而多男皆死，始信夢之有徵。六歲病痞，延綿至九歲，遇一嫗，以針刺十指愈。出就外傳，日記千百字。弘治乙卯，父畢業太學，攜之讀書京邸，即通經史兼諸子百家言。文筆淒淒，命之題，頃刻成篇。十五歲，遊郡庠，提學陳矩菴一見奇之，每令侍食於側，慈父之視其愛子，不是過矣。正德丁卯，鄉試中式。戊辰，從父會試，同下第。父就選，從之高邑。未幾，母卒，己巳，扶輿輓返葬，哀痛之聲，行道爲之心戚。甲戌，第進士，聞父病，乞終養，未至高邑，先一日已卒。先生形容摧毀，幾不能存活。丁丑二月，起復除戶部福建司主事。五月，調吏部文選司主事。本部用人慎重，非久試不調，調亦不即文選。先生華實相附，名出人士前久矣，故其調速而美，非他人可方云。到司即著『讀選便覽』四卷，雖有益吏治，但時不能行。己卯，諫止武皇巡幸，罰跪五日，廷咎三十。庚辰，三年考滿，階承德郎，贈父如其官，母爲安人。辛巳，今上踐祚，其在先朝以諫罪者，俱陞俸一級，先生首與焉。嘉靖壬午，陞本司署員外郎。癸未，六年考滿，實授員外郎，階奉訓大夫。八月，陞稽勳司署郎中，薛君采方在考功，文章得名，時有省中二彥之稱。甲申七月，泣諫大禮，復廷咎三十。郎中余寬，調文選，未履任謫戍，人以爲余能吏也，難乎其繼，公雖可，但新繁蒙釋，恐不得調。已而文選命下，京中無識不識，咸稱慶云。先生感激如遇，大推小補，秉公竭誠，剔滯拔淹，登良黜劣，遠近聞風興動。余在文選，後先生十餘年，慕先達之行事，尋舊緒之茫然，往往於故牘中見其批駁遺墨，猶足以知其政也。老吏候選者咸言：嘉靖初年，先生之敏，夏虞中

之執，皆文選出色者。大抵賴聖天子新政，臣下凡有注措，易爲之力，且有光耀焉。給事中陳姓者，素短先生，因著補衣見部，先生斥之，乃假以進君子退小人爲名，上疏指摘先生，乃對品調壽州知州。給事中趙漢等，御史戴金等，八上章論救，不報。凡京職外謫者，失志惶慚，出門多以眼紗自蔽。先生之行也，路出故部，適值驗封大點，吏人數千咸集焉，有識之者曰：『此吾恩主，無罪左遷者。』衆乃擁之，馬不得行。先生擲眼紗於地曰：『吾無愧於衙門，此物何用！』縉紳憐其去，郊外餞送。三日始已。抵州，屬歲饑歉，乃禳災賑乏，通商惠工，撫字勤勞，民無菜色。撫按交章論薦，一十四次。然鋤強植弱，不聽請託，州之大姓及士夫，不無一二怨謫。人言先生之出也，名目甚正，惜作有司不及前耳。嗚呼！是得無遺論哉。文選乃恩怨之府，而是非之海也。崇秩華階，橫飛直上，人無得而議及之。一經蹉跌，鮮有能自振者。況先生謫後，大臣相繼策免者，大半知己去而讎者來。泥途晚收，門外天涯，自古爲然，在今日則吏部尤甚耳。戊子十一月，陞南京宗人府經歷。己丑九月，陞南京刑部廣西司郎中。庚寅四月，陞河南按察司副使，分巡大梁。時上命刑部錦衣衛審河南獄囚，重刑者一千五百餘人，得平反者幾七百人。先生之力爲多，退而語人曰：『吾之遺子孫者，只此足矣。』河南訟獄之繁，大梁爲最，先生一訊，無不輸服。孟有涯嘗云：『不意風流逸史，乃有此霹靂手！憲度之清，三五十年來，僅見此耳。』有涯不輕易許可者，先生亦自況曰：『吾能使公署無一事，屬吏無一錢，惜不得按察使做耳。』先生時有盛名，而遽發此言，後果終於此。官，豈其識也，抑數歟？未幾，爲胡御史所論。壬辰五月，以才力不及，改四川。去汴之日，士民號泣攀留，車不能發，日夕纔得出郭，才力不及者果若是耶？甲午，有聲其屈者，將處以按察使，當事者以改調

未久難之。余曰：『應元忠其例，齊瑞卿其缺也，人孰得而非之？』終不見從。止陪推陝西參政，將復騰別缺正推，而考語適至。乃有官蜀猶官壽州之說。乙未考察，遂以冠帶閒住。先生聞之，聊不爲動。已而遇恩詔致仕，日集賓友徜徉山水間，東山之興，不減安石，而識者屬望再用，亦比之安石云。嗚呼！先生在蜀，席猶未暖，乃兩以進賀表上京，果有貪跡，當在何時？余嘗反誣者之言曰：『官蜀猶壽，觀蜀則亦知壽矣。』一日，會於酒筵，越席執余手問曰：『君善聚書，書解有幾種數耶？』余曰：『三十餘種。』且戲之曰：『先生方以聲詩擅名，問此何爲？無亦蔡傳外有可復取者乎？』先生曰：『吾以治書發身，童時曾著『禹貢遡回』『洪範解疑』等論，病舉業之拘也。近更有論說古解，川中亦多見之。』余曰：『國制：業舉者，蔡氏與漢疏并行，不知疏廢何時？漢之訓詁，宋之講解，以今觀之，殆猶以魄載魂，以影隨形，均不可缺者。只以宋論之，東坡失之簡，少穎失之繁，陳上舍失之碎，其他各有得失，在印之吾心耳。』先生曰：『元不有金仁山、王耕塋、吳草廬耶？』余曰：『分章無踰於金氏，小斷細解，王、吳二氏亦多合者，三氏之失，抑又多於宋儒。』先生曰：『吾意亦如此，幸緩聲，勿令人聞之，因陋守殘者必詫異，將并忌之矣。』以說經猶恐觸忤時忌，然而卒不免焉。雖作釣魚人，亦在風波內矣。仕路真嶮難哉！先生家居七年，至辛丑，巡撫李谷平上章論薦，才堪起用，命未下而先生無病卒。先是五六月間，先生以書述余曰：『蓮事將罷，幸同爲採蓮之舉。』余初放歸，倦於出遊，邑有詞社招之，將亦俯入，然嘉會難同，先生不果來，余亦不果往，庸詎知後無更見期耶。異時復至湖上，鳥聲鳴喚，湖水平澄，風景不殊，而先生不可作矣，將泫然下淚，求如壬辰年乘月泛舟，浩歌豪飲，寧可再得乎？生才實難，當其盛年，不能及時柄。

用，而又宛然以死也。勿論其他，只前後在吏部，余所交與者，如梁默菴、高蘇門、左石臯、羅涪溪、李方泉，及先生五六輩，固各極一時之選也，今殆凋零盡矣，傷哉傷哉！先生天性孝友，庶祖母章歿，感其養育恩，特爲之服喪三年。詩文書翰，爲當世所推尚。晚年爲詞曲，雜俗兼雅，歌者便之。蓋雖假金元之音以洩不平，亦可見才之優贍，無往不宜也。自少以至投老，有風調，善談吐，庶幾乎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。黃方伯海亭嘗謂余曰：『同一事也，他人言之或無意味，但自函山口出，人無不傾聽者矣。』飲酒多而不廢事，次日亦不病酒。每對客自矜，曰：『人謂解醒不可去酒，醒之病狀，吾平生未知，非飲中一福人耶！』所著有『愧菴集』、『刺壽稿』、『遊蜀吟』、『南行稿』、『草蟲吟』、『田間集』，并前所云『禹貢』、『洪範』二解。先生生於成化丙午夏四月二十七日亥時，卒於嘉靖辛丑冬十月十一日辰時，葬於明年壬寅三月初十日城西五里原。娶陳氏，封安人。子三人，長浦，府庠生，娶德府長史梁默菴第三女。次潼，聘直隸保定府知府陳近山第三女。次沈，聘廣西道御史趙蒙泉第二女。女三人，長嫁戶部尚書邊華泉第二子習。次未許聘。次許聘陝西參政李晉卿長子四知。副室三人，丁氏育沈及長女，第三女，魏氏早歿，育浦及第二女，盧氏育潼。銘曰：生無遺行，死有餘才。負經濟而逃於詩酒，善談笑而不雜乎恢諧。官二十年豈云阨塞，壽五十六不謂之夭摧。文已行世，名且不衰。佳城之東，灤源突湧。佳城之西，奎山崔嵬。植而有木，封而爲台。恍見朱衣白馬，若往若來。天與先生，可謂善而福之，裁者加培矣！彼造誣駕言，以排擠先生，何爲者哉！

封孺人李妻路氏墓誌銘

孺人者，李湖南秉彝之配也。世爲章丘人，父名遙，母邢氏。孺人生而婉孌沉慧，年及笄，乃嫁湖南，以望族而歸名門，人以爲李得婦而路得壻也。廟見後，內政積漸有條。湖南爲學官，弟子攻文飾行，方籍籍負時名。人又以爲路能婦而李能壻也。孺人事翁姑以孝敬聞，姑宋氏，治家嚴肅，男女奴僕，無不悚然畏也。孺人顧能得其歡心，雖曰婦也，姑視之如其愛女云。孺人待奴僕亦甚嚴，然而有恩，役使之各當其才，婦之善肖其姑者，東土莫孺人若也。湖南學博，而舉業純暢，每提學歲試，輒首諸生。顧困於場屋，不得一登薦錄。吾章去省城僅百里，落第歸來時，多申未前後，餘熱猶存，流塵滿面，心灰氣阻，體倦神疲，若內不得人，往往有因差致怒，厲聲大鬧，打損器具者。孺人於湖南之抱屈迴也，每預造美酒食候之，抵家，即盥其面，慰其勞，且寬解之曰：『君不見竭翼之鳥乎？不迴旋數次，豈能戾天？又不見松柏之伏於磐石者乎？非積久側出，不得干霄。』人特患無指風之關，後凋之材耳！橫飛直上，各有其時，豈有侶燕雀，雜藤蘿，窮瘁終其身者哉？然湖南竟不售，乃貢入太學。孺人居鄉，兼理農事，蠶桑麥秋，悉獲其利。至於西成則又倍焉。雖湖南業儒而明農，其在家亦不是過也。自孺人之歸，李氏家計漸豐，蓋與日俱積云。湖南判趙州，孺人從之趙州，得專外政，殊無內顧憂。湖南知縣安陽，孺人從之安陽。通判開封，從之開封。其無憂，府猶之縣，縣猶之州也。湖南在趙，三年考最，勅進徵仕郎，父亦贈徵仕，母妻俱贈封孺人。孺人受封後，一日，珠冠袍帶，笑謂湖南曰：『向以不第爲戚，其第者，豈皆生封死贈耶？』長子爲

承，次子爲儒，孺人數進而教之曰：『承以事人，儒以需用，業不同而成於勤則同。』二子受命唯謹。諱有之：『蘆蔓上不結瓜，菽根下不產麻。』言種類各別也，信哉信哉！孺人恤孤濟困，由戚及疎，不惜財，不遺餘力。性喜儉，素衣非經三四浣不去身，麻縷絲枲，手自織染，終歲無間歇期。嗚呼！女生而有不字者矣，字而有不能相其夫，育其子者矣，育子而有不能教者矣，生齒繁多，歲常饑饉，貧者十女而九焉。仕途巖嶮，官易摧折，三年無過，因夫而貴者，千百女無一焉，世可慨也！孺人婦道母儀，兼而有之，既富且貴，享年六十有二，蓋又萬千中僅見者也，死復何憾，死復何憾！孺人以成化十六年庚子六月初二日生於城中路氏宅，至嘉靖二十年辛丑五月初一日卒於城西箭家莊，次年壬寅二月二十一日，葬於莊東祖塋次。子二，長曰葵，布政司承差，娶張氏，妾柴氏。次曰蔓，縣學生，娶王氏，妾于氏。女三，長適縣學生劉尙義，次適徐一貫，次適太學生宋瓊林。孫男二，曰添喜，曰添丁，俱娶妾柴出。孫女二，曰思媚，蔓妾于出，曰思莊，葵妻張出。旣志以詳其生，復銘以概其死曰：廣原田田兮平而方，嘉禾油油兮美而良，淑媛去去兮穴而藏，子孫繼繼繩繩兮吉而康，蕃而昌。

中順大夫彰德府知府王公合葬墓誌銘

王公諱旒，字成玉，別號悔齋。其上世棗強人也，元末花軍稱亂，六祖諱祿者，避兵走濟陽，遂占籍三鄉。四傳而至父京，以公貴，贈徵仕郎。母莊氏，贈孺人。生五子，公第三。四子皆爲農，獨公業儒，學易於黃進士廷獻，苦誦精研，雖暑夜必露坐張燈，蚊蚋遠前不輟也。章丘劉繡江運使，偶展謁廷獻，見其門徒，

年皆照妙，且多丰姿秀雅者，以『論語』令尹子文三仕已無喜愠色試之，公文先成，自開端以至煞結，一氣充貫，辭葩麗而意含渾，正中題旨，繡江乃大加欣賞，許以女妻之。弘治甲子，公年二十三，遂舉於鄉。明年，劉氏歸焉，奉翁姑極孝，處妯娌能和，待奴僕嚴而有恩。三妹屬續出嫁，咸取華衣首飾助之，聊不見慙色撓容。十產皆男，十男皆夭。每自念曰：『子出於母多。』數勸公廣置側室，公拒而不聽，乃自爲之娶董氏女而處之，情猶姊妹然。嘉靖癸未，公登進士第，孺人卒已數年矣。每對隨嫁婢子，輒太息曰：『吾以三朝秋舉，六試春官，從事典籍，積二十年，以爲老死蠹魚，終於拓落，今叨甲第之榮，吾結髮妻顧不得以一見。平時伴燈火而望成立者何在？痛哉痛哉！嗟乎痛哉！』試政都察院，除授行人司行人。以公差，特過繡江門稱謝。公固不背本，繡江能識士於未遇，亦進士中之有法眼者歟。行人三年，人悉望其有科道之選，乃止陞本司司副。公敦朴不自文，又執古不善趨承權貴人，其不與選，有以也。司副二年，稍遷刑部福建司署員外郎。乃取比部招議條例全文，及王端毅駁稿三書，時時抱而讀之。及臨事，猶問之吏人，或告之云：『招欲情節聯比，而重在議頭，且於外省文移，繁簡迥別，雖府推知縣入部者，猶必習而後知，矧公以行人司進者乎？但聚舊案卷四五宗，逐一詳觀，有齟齬處，更請之老司長，無不了了者。』公如言，不旬日，刑名雖未過人，有及人者矣。尋陞河南司郎中，丁封孺人繼母憂，服除，復補本部貴州司郎中。適吏部涇厓霍翁送問二監生文字雷同者，乃一援例在堂上，一歲貢在堂下，自上覲下，得便私抄，公惟量情呈報，涇翁必欲兼黜之，公即往而面議曰：『援例者固可惡，而歲貢何罪耶？』由是咸從末減，援例者止選之遠方而已。旣而推陞永平府知府，履任後，遇一人道踣持狀，稱說同商二人，一不知何往。

公曰：『往則終歸，何用陳告耶？得非置之死所，終恐暴露，故先爲之地耶？』遂收訊之，果圖財致命者。一府聞之，無不驚服。巡按御史在真定，調審重囚，而永平惟一囚當刑，同官皆勸之曰：『千里奔走，爲此一人，不如本地刑之便。』公竟往，而囚亦以涉疑得釋。因以私請不遂，巡按意被動，改調河南彰德府。瀕行，猶出俸金，購民地以廣學路。百姓哭送，數百里不絕。公之爲政，補偏救弊，因陋就簡，常過於誠而失之厚，一時雖無赫赫之聲，然誠則明生焉，厚則恩溥焉。日計不足，歲計有餘，民能不父母之思，而神明之懷耶！人有恆言：『過後思君子。』不其信然矣乎！至彰德，百廢俱舉，近而宗室，遠而窮鄉，無不得其權心。臺賢屢有旌書，值聖駕南巡，以失朝參，罷免抵家，抱膝養高，見客不冠不帶，出門亦不乘車馬。或謂之曰：『服以辨等威。禮，大夫不徒行。公何若是？』第笑而答之曰：『吾以布素，致位金紫，幸蒙恩返初服，舍車而徒，吾自甘之，何以冠帶車馬爲？』公平生儉於自奉，而豐於款客，短於治產而長於濟人，薄於取名而厚於倫理。舉業文辭，體裁平實，不炫纖巧。與人交遊，久而不渝。雖仕路未究厥施，其所存已足不朽於世矣。以嘉靖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葬於城西三里原，與孺人合焉。繼娶李氏，封孺人，妾董氏。子二，長崇直，庠生，孺人劉出，娶省祭官鄭某女；次崇恩，監生，李出，娶給事中戴夢桂女。孫男一，名潤，孫女一，俱崇直出。銘曰：王公歿於嘉靖庚子，生於成化壬寅，孺人歿於正德辛巳，生於弘治戊申。一享五十九年隆平之運，一當三十四回全盛之春。生而相敬如賓，歿而佳兆同塋。以返其真，以棲其神，以昌其嗣人。

資善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西橋劉公墓誌銘

嘉靖歲己丑，余舉進士。士凡新進者，率求鄉之先達一人以自託焉，禮節隆殺，諮訪而後行，庶高不失人，而卑不失己。若交結多者，則又謂之鑽刺，衆論厭薄之。時東方宦遊京師者，三十餘人，公論獨推西樵劉公，因造其廬識焉。公不以不肖棄絕筮仕，即得教益弘多。余好購書，公曰：『四十年前，亦有此病。』余好辭章，公曰：『三十前，亦有此病。』兩事今更有同者，殆同病相憐矣！余好談朝家故實，公曰：『二十十年前，亦有此好。』然不爲病也。制度沿革，兵火變動，每會及之，移日竟夜，未嘗倦歇。余既又窮經學，講時務，公大喜曰：『十年來方究心於是，窮經致用，以經術而飾吏治，古之人皆然，惜今人學多支漫，不從頂額上做工耳。』凡漢莊宋解，合者取之，異者置之，兼之以邊備、河防、茶鹽、馬政，自身心通之，務求總貫。余蒸蒸焉日有長進，而公病歸矣。公學業久成，特因余之漸變而後語之，其功德余者何如也。但余好棋，而公好酒，固兩不入，然交相警戒，不少假借，此則人不及知者。越數載，余官亦罷，竊意余鄉去公家止二百餘里，疾馳之騎，策日可至，當拜其庭，讀其書，問學有格格未融處，將以詳問也。奈何天不憖遺，公遽蓋棺矣！余抵家多疾，尙未走弔，會其壻趙崑，持翟青石狀來徵志銘焉。青石以文擅場名家久矣，狀甚佳，頓即移爲志文，奚不可者。況青萊文之藪也，何必遠索旁郡耶？趙曰：『公遺言也。』嗚呼！嗚呼！余不以失位爲戚，而以歸得會公爲幸。公既不留，寧不滋余之悲，而傷知己之難逢也。仕路徵逐，今就閒適時，取舊書觀之，覺有新得。嘗之戲子罷場，洗去脂粉，再一照鏡，始見本來面目矣。抑又不得與公辯駁同異，余來何暮，而公去何太速也？自念無可致交情於一死一生之間者，惟誌銘可効力焉。矧有遺言，蓋不敢以不能文辭。誌曰：公劉氏，諱銳，字汝中，別號西樵，青州壽光縣洋河里人。高祖良佐，

曾祖讓，隱德弗仕，俱贈光祿大夫，柱國太子太保、戶部尚書，兼護身殿大學士。祖昂，號松溪，性耽書史，雖白首不釋卷，而麗辭神翰，鎮壓時輩，人或勸之用世，不爲答，屢徵亦不起，受封如高曾祖官。父珣，號古直，諱文和，第進士，累官特進光祿大夫、柱國太子太保、戶部尚書，兼護身殿大學士，歷任四十餘年，廟堂密勿，竭盡忠誠，豐功茂實，天下陰受其福，載在國史，不能殫述。前母張氏，贈一品夫人，母馬氏，封一品夫人。自高祖妣而下，俱得贈如兩母云。公生而聰穎，七歲能默誦詩書，兼喻大旨，見舍壁所懸文詞，一覽輒不忘，善識奇古字，與客相難，無上之者，客咸以神童呼之，名聞遠邇。成化癸卯，憲廟念文和在東朝講讀功，特官一子爲中書舍人。文和子六，長鈺，以廕授禮部司務，次鉉，疾不克任，次繼，舉人。公行四，時甫八歲，吏部乃以應命。文和具辭懇怛：『幼子不堪供職，國恩不敢濫叨。』憲廟召至文華後殿，見公起拜禮如成人，問及古今事，能朗朗陳說大意，又善屬對作詩，聖心嘉愛，喜見天顏，命即出拜職。恐牙牌傷損，以銀易之。嗣後不時召見，門殿深遠，非人相之，未能自行。時楊選菴先授中書，朝引之入，暮將之出，方欲交友授徒，彈棋酌酒，動爲所妨。選老每手之太息曰：『此童累我！此童累我！』甲午，文和致政，乞恩帶公迴籍閒居，得肆力於篇簡。年十四五，諸經子史，殆將遍矣。弘治庚戌三月，文和一疾不起，公每哭，幾頓絕，喪葬酌取厚終禮，及文公家禮、家禮儀節行之，弔者送者，靡不健仰。壬子服闋，適當鄉薦，公舉業精雅，欲辭廕就試，諸監司遂羣各郡儒生，糊名試之，開卷，公爲第一，諸司悉以解首屬望，急欲奏請，助成厥美。冢宰尹老，方謝政家居，與公爲通家，屢進而止之曰：『若子文藝，何但擢取巍科，憲廟之恩，不可孤負，例無旣登仕版，復應科目者。』竟如言旋返，甲寅，始赴部除原職。時兄鈺

爲刑部員外郎，姪澄甫監察御史，公與同居，事兄如父，視姪猶子，薦紳咸稱美之。公性不喜華，且以門第發身，惟恐人以貴驕公子加之。如戴新烏帽，則著敝素袍，不則穿隔歲褲。同列有先至公署者，每相謂曰：『劉省長來，上新則中舊，中新則下舊，中下俱新則上舊。』已而果然，衆乃大噱。問之，即以他辭對，公亦不疑其爲我噱也。然敬之者，日甚一日矣。雖涉有意，作之不已，遂成聖賢，魯連不以此養德名世耶？戊午，寶詔南直隸山東。壬戌，歷俸九年，吏部上其考，陞大理寺右寺副，仍掌中書事。關中李獻吉、汝陽何仲默，方與諸善詩者結社遊，公亦與焉。後識者曰：『李詩雄放而失之亢，何溫雅而失之方，公雖才不逮二子，然以平實勝，而其出不窮，均之爲一時之善鳴者也。』母夫人春秋既高，欲援例終養，兄弟數人，於例不合，疏上，不得請，晝夜憂思致病，特蒙諭旨，養病而東，奉侍慈闈，承顏悅色，稍有不愉，必具衣冠肅立於旁，候霽解乃敢退。正德改元，逆瑾播弄威福，凡京官養病不即赴部者，勒令致仕。公本托疾養親，遂照例致仕，甚喜。董郡守聞公行誼，以禮敦請爲鄉飲正賓。公曰：『吾年二十有八，以何行而賓於鄉？』董守曰：『年甫壯而勇於退，行何加焉？』催使旁午，不得已一往，後則削迹矣。丁卯春，母疾忽作，公迎醫市藥，食寢俱廢，及長逝，哀慟一如喪文和，葬送亦即如文和禮云。庚午，瑾誅，李西涯首薦公才可大用，張巡撫繼薦之，奉欽依行。所司以禮催促就道。辛未，復任。壬申，陞尙寶司司丞。是年，楊石齋薦公改管制勅，早晚代草，務上廣德意，下盡人情，經國庇民，事關大體者，刊落游辭泛語，的的王言，每進奏稿，上必賞嘆，倚注日深。太夫人葬日，東藩寇兵雪擾，暫厝淺土中。甲戌，比例改葬，蒙恩遣官諭祭，開塋與文和合焉。丁丑，陞本司卿，加四品服色，改詰勅房。公素長於辭命，制作悉稱上意，錫之詰

命，其制辭總美，辭云：武宗北狩，迴勞內閣諸臣。公受賜如數。己卯，宸濠平，賜斗牛衣一襲，銀牌一面。庚辰，上駐蹕通州，復詔閣臣，賜公飛魚職事衣一襲。嘉靖壬午，龍飛改元，推選大臣端謹老成，譽望素著者數人，代祭天下海嶽川瀆，公得分祀東海。是歲，纂修『武宗實錄』，越四載乙酉，書成，以公有膺校之功，陞太常寺少卿，加三品服色，掌誥如故。丁亥，言官奏稱：文和乃先朝輔臣，功業茂著，有子如太常，職掌制誥，垂四十餘年，父子久効勤勞，比照昌邑太保黃公，三原太保王公事例，本處建祠祀享，俯荷宸眷，特賜文和祠曰昭賢，命翰林撰諡祭文，略曰：『三朝元老，一代名儒，忠裨於國，孝表於鄉，令有司春秋致祭，著爲令甲。』茲非一門忠誠，默通神明，上達聖皇，何以致是耶？戊子，以纂修事，忤台臣意，公亢辭正色，不少隨巽，因而請假祭掃，實則避而去之耳。台臣亦不之計，愛其該洽，將欲有所資藉。每遇東人，即首問曰：『劉太常假限將滿，何乃不即如京？』庚寅，纂修『恭睿獻皇帝實錄』，李序菴薦公爲催纂官，書成，陞俸二級，兼翰林院侍書。是歲，復修『大明會典』、『祀儀成典』，爲校正官，『祀儀』先成，賜表禮二襲，花銀二錠。辛卯，纂修『明倫大典』，亦爲校正官，書成，賜衣服寶鑑。甲午，重書『列聖訓錄』，并『累朝御製文集』，爲校錄官。方西樵予告南歸，公往候之，見命屬吏書繳銀圖書疏，公止之曰：『大臣不以仕否異心，翁又受恩獨隆者，林下有一得之見，非此莫達。前正統間，三楊曾帶之回矣。』口誦三疏，遂斟酌用之，圖得不繳。及典籍呈原稿來，與所誦隻字不差。樵翁但遇客，即稱公之善記，且云：『桂見山去時，若有如劉者告之故，其圖亦隨之榮歸矣！』嗚呼！公固善記，樵翁之相度，一言之善不遺，於此亦可見云。乙未，九年考滿，陞本寺卿，兼官如故。復錫之誥命，制詞如前美。詞云：聖天子朝陵，

有御製詩，終句用一康字，羣臣和者，明康惟康、庶事康哉之外，不能更道一辭，公獨引遺塚存康事，或問之，則曰：成祖疏拓陵地，惟留黃、康、褚三姓塚焉。復歷道其詳，并及創造豫備之法，如當時親見之者，扈蹕之臣，聞者無不屈伏。丙申，訓錄等書成，陞一品俸，二品服級，改兼翰林院五經博士。命下，懇辭弗允。久以職務叢委，精神減損，遂感脾泄，加以下淋，於是四五年之內，退疏屢上，皆蒙溫旨諭留。是歲冬，皇太子生，欽點陝西，開讀，公已註門籍，不出，因具疏辭行，言者不知，謂公托疾違命，遂奉旨回籍。戊戌，九廟成，蒙恩詔致仕，同邑康敏趙公，一時俱在林下，且爲姻婭，旦夕聚會，鄉人榮之。丁酉，遇詔存問，知縣楊，獎致其辭曰：『趙公天下之達尊，劉公館閣之俊彥。』備米帛羊酒，以禮加焉。庚子，舊疾作，經年轉劇，至見賓客，未嘗有墮容，必具冠束帶，如未病時。忽一日，晨興，盥櫛策杖，詣昭賢祠焚香，悲哀頓首告全。次日，乃就正寢卒。公器宇端重，德行優長，學實本於家傳，才無忝於甲第。始於中書，終於卿秩，綸閣近從，金紫華階，班行日峻，寵渥薦加，立朝五十餘年，歷官十有一任。弘治以來，辦事兩房，以博知舊典著名者，公爲首，而蘇州劉棻貳焉。時謂之二劉，若古稱孝威、孝綽二劉云。家故多書，至公則又倍力聚之，凡聖作賢述，山經海志，稗官小說，石室靈文，無不藏焉。有時暴於晴日，非三五識字健僕，兼浹旬之久，盤播不能盡也。與公同姓者，古今文集，別置一所，共五十餘家，他可知矣。公能博收約取，厚積薄施，則其勲業文章，兼隆並美，有以哉。嗚呼！有以哉。居鄉井，善容讓，人有鬭爭者，以利害曉之，俗因罷爭寡訟。處同氣，友于之愛，不減君陳。親屬貧病不振者，無間同宗異姓，周給各有等差，世之所謂全人者，不過有文有行，出則致君，處則善俗而已，若公者，其人歟。公字書遒勁，詩文備具。